

执着于画画和教画

父亲是位自由职业者。这身份在当时比较少见，因为这意味着你没有单位，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，也没有固定的收入。好在他有一技之长——画画，原先在杭州开画室，卖画、教学生，常有一些地方要办个什么展览会，工业的、农业的，或是科技的，邀请他去。地方大多比较偏远，比如新疆、青海。于是他就带了一帮子学生，浩浩荡荡地开过去，从海报到展场布置，所有的展示图片，全部包揽了。往往一干数月，未必能赚大钱，却是与学生同吃同住，连教带实践，也是机会难得。只是到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经济困顿，艺术市场自然也就跟着萧条。吃饭尚成问题，买画学画自然也就成了生命中难以承受的奢侈。至于办展览这类大声吆喝的事，也几乎一夜间销声匿迹，没人气，没市场，光吆喝又有什么用呢？万般无奈，父亲只好关闭了画室来到上海，因为母亲这儿好歹还有一些活儿——给床单、手帕、枕巾、塑料桌布以及搪瓷脸盆等设计图案。那些设计本来是母亲的业余爱好，她喜欢慢工出细活，每天画一点，到时笔下的设计图成了那些日用品上的美丽图案，就好比自己写的文字变成了铅字，那份喜悦真的让她非常享受；当然，还有稿酬能补贴家用，倒也不无小补。这下好了，来了个快枪手，母亲退居配角，成夫唱妇随，产量自然也就翻番，只是那就像给报社投稿，需要等待，过程有点漫长。父亲又找门路，从搪瓷厂拿回出口热水瓶的铁皮空壳，直接拿油画笔在外壳上作画，或山水，或花卉，或鸟虫。每个或十五个一组，图案得一模一样，等干透，然后交厂里，一手交货一手拿钱。那段日子家里角角落落堆满设计图纸与热水瓶壳子，房间里也充斥着调色油气味，弄得像个小小作坊。一家人齐心协力，不能说富足，却是充实。

只是日用美术并非父亲的追求，他心里放不下的是他所钟爱的中国画。

后来，父亲带着兄长去了武汉，继续追寻他的中国画的梦想。这以后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我和他聚少离多，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父亲的印象。那时，老百姓的柴、米、油、盐等都要凭票证供应，而上海的生活相对其他城市要好些，这可能就成为我和母亲留在上海的理由。父子见面也只能靠母亲每年的“探亲假”，我们坐长江轮，四等舱，一个单程便是三天三夜。

记得那一年，我快上小学前，母亲因单位请不了假，就托付给一位“东方红”客轮船长，一路照顾我，送到武汉，让父亲到码头接我。武汉的家很简陋，像当时的电影《地道战》，先爬梯子，再掀开翻盖，然后从翻盖口进屋。到武汉的第一个晚上，我与父亲挤在一张木板小床上，我睡在靠墙的里铺，半夜里父亲就从用木板拼接的床板上滚落下来。第二天兄长找来了木板再拼接成大床，才终于宽敞很多。吃的也很简单，我至今仍然记得邻居家煮萝卜烧肉的香味引得自己垂涎欲滴的样子。如此简陋的生活条件却依然使人快乐。因为家里与众不同的，一是猫多，家里养了好几只到处乱窜的漂亮猫咪，它们应该是父亲的模特，因为父亲喜欢画猫。二是除天窗外，四面墙上都用大头钉挂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绘画，鲜美的《鲈鱼》，阳光下芬芳四溢的《花卉组画》，以及其他新创作的绘画或者书法作品。画都出自父亲的笔端，让这个简陋的居所，也充满了温馨的气息。

父亲离不开绘画，几乎每天都在画画。饭可以不吃，画不能不画。有时随父亲外出，他与朋友只要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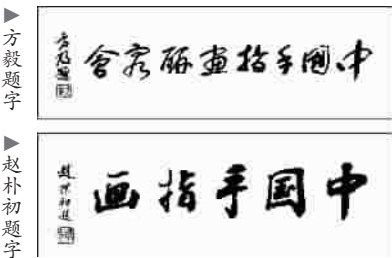


▲一九八二年，虞一风在深圳参加艺术交流并举办指画讲座时挥指作画示范

▲一九八二年，虞一风指画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》在当年广交会展示交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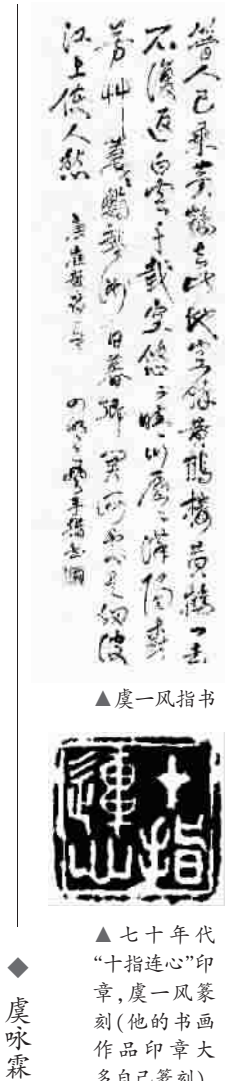


▲1982年，虞一风在深圳艺术交流期间举办中国画学习班



▲一九八一年，虞一风在武汉指画《猫咪》

父亲虞一风与中国指画



▲虞一风指书



▲七十年代“十指连心”印章，虞一风篆刻（他的书画作品印章大多自己篆刻）

◆ 虞咏霖

【作者简介】

虞咏霖 虞一风之子。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律师。上海市文史研究馆、《世纪》杂志、上海韩天衡美术馆、上海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、中国手指画研究会、《中国指画》杂志常年法律顾问。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常务理事。

到画画的话题，便格外话多，有时谈得兴起，只要有纸，哪怕是搪瓷杯盛水、食堂菜碟放墨，父亲都会欣然提笔，边画边讲解。据兄长介绍，刚到武汉时，生活还没有着落，父亲就与几个学生组织画男的人体模特，地点在汉口花楼街一间窄小的屋里。画素描时，父亲用的是棕色炭棒，是很正统的苏联画法，基本功扎实，画什么像什么，他画的人物像譬如齐白石等，美髯飘飘，仙风道骨，挂街口，立刻就吸引了人围观，并且很快就就有单位请他去画领袖像。听母亲讲，以前父亲在福建，为了画蝴蝶，曾去野外采集了许多多蝴蝶标本，有的蝴蝶太珍贵，不忍心捉了做标本，他便紧追蝴蝶，蝴蝶飞，他跟着奔跑，忽而树林，忽而花丛，忽而山腰，忽而水塘，等蝴蝶停下，他便赶紧写生，回家再细细回忆琢磨。就这样日积月累，他终于画了一套品种不一，神态各异，色彩艳丽的“百蝶图”。曾有人要出高价购买，但被父亲婉拒。我明白，这上面的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，都并非凭空想象的“人造蝴蝶”，几乎每一只他都能说出当时捕捉或跟随写生的经历。

看到的東西都要用画笔记录在心灵里。”我由此十分渴望学画画，父亲也希望他的小儿子能承父业。但是，由于父母亲对我的就学问题意见不合，导致父亲要我留在武汉跟他学画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。

开启中国指画研究

父亲虞一风，号四明一风，白云老人、太白山人、萍如室主，1916年5月16日出生在浙江镇海扎马村，幼年即随奶奶移居杭州，师从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得主王鹿春，朝夕相处学习金石书画、字画鉴赏。十二岁即鬻画为生。十八岁考入武昌艺专西画科（现湖北美术学院），学习从素描到油画的全部课程。毕业后应武大师万籁声邀请任福建省永安师范、龙岩师范、体育师范艺术科主任。二十八岁弃笔从指，从此开始长达四十余年的指画研究、传承与推广。五十年代在杭州曾与潘天寿同于一室研究指画并创办四明画院。但两人有着不同的美学追求和价值取向。潘天寿较注重承继文人画的画风，求古拙之趣；父亲则以中法为体、西法为用，得朴厚之意。两

人风格迥异，功力悉敌。定居武汉后，父亲又开办四明画室传授中国画，举办素描、水彩、水粉、油画的短训班，且继续指画研究。父亲认为，指尖、指头、指节、指背，可分别代替毛笔的中锋、侧锋、偏锋、破锋。为此创立了中国指画的“八字要法”，即“细心皴墨，大胆泼水”。细心皴墨解决所画物体的造型，大胆泼水则使所画物体水墨淋漓又不失造型准确。父亲自编《中国画教程》授课，从白描的一朵梅花开始，再画桃花、茶花、月季、菊花、牡丹、秋葵、荷花。从小花到大花，笔力渐强，然后是白描上色，没骨、小写意、大写意，最后是手指画，父亲鼓励后学者要奠定良好的笔墨基础，不为指画而指画，指画乃笔画达到成熟后的升华。父亲讲起过他二十八岁时弃笔从指的故事。父亲去福州举办画展，途经马尾时遭日军飞机轰炸，住的客栈被夷为平地，全部行李画作都被毁于战火。在一堆堆瓦砾灰烬中，父亲挖到了几把刻刀和一块原本洁白现已成黑墨玉色的印章。喜不自禁之际，父亲磨掉了印上的“太白山人”原文，重刻“烬余”二字，意喻劫后余生。后思得有两手，何不用手来作画。故购来纸张丹青试着画朱竹一幅效果甚好，又画雄狮、苍鹰、岁寒三友，均手到画成。其实，这都得益于父亲平日里的刻苦钻研。由此，不到一周成指画百余幅，在福州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指画展且作品销售一空。父亲就将全部所得捐给了当时的抗日政府。从此，父亲一发不可收，不仅弃笔从指，并且对指画的技法及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写有《中国手指画技法》，后被收录在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指画艺术》中。

父亲一生不屑名利，早年的弟子有的已成大家，也有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，成为美协主席。学生有名了，而为师者却依然默默无闻。解放初期龙岩地区推选父亲当美协主席，父亲推辞不掉当了副主席。但父亲很快就离开了福建，离开了美术界，并且随着那个时代的变迁，渐渐与外界的美术群体隔绝了。后在退休履历表中，父亲竟是一个美术设计工人并仅享受工人的待遇，这对一个省级师范的教授，一个老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不公正的。父亲生性淡泊金钱，也没能等来艺术等于商品这一天。其实，即使等到了这一天，父亲也是无暇顾及，更是不屑顾及的。1976年迎来文艺春天后，随着政策落实的喜讯，父亲又重返画坛，日以继夜挥指作画。1980年父亲南下九江、庐山、泉州、龙岩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、深圳等地举办个人指画展，不厌其烦地为中国手指画的传承宣传他的主张，介绍他那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先进教学方法，并以展览、示范、教学为一体推介中国指画。父亲的作品被日本国际友好馆、挪威基督教会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、湖北省人民政府及诸多国际友人收藏。庐山“锦绣谷”勒石为父亲的指书，仙人洞纯阳殿内的碑

文均出自父亲的书法。1983年，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与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的关心下，父亲开始筹备创设中国手指画研究会。但是，令人心碎的是，1986年9月25日深夜，父亲因脑溢血猝死于画案。此时，一幅白梅还未点蕊。于是，这幅冰肌玉骨的白梅竟成父亲的绝作。之后，《湖北日报》《长江日报》《武汉晚报》《江汉早报》《长江文艺》《武昌文史》等媒体均相继刊登文章，以怀念这位“中国杰出的指画家、热心的倡导者虞一风先生”。有学者评论，“从历史的角度去评价，虞一风先生在中国指墨画艺术领域起到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作用。”父亲被赞誉

为继指画开派画家高其佩之后，中国手指画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。

如今，中国手指画研究会已由兄长接力，正沿着父亲的足迹，为中国指墨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而默默耕耘，并正在茁壮发展。在父亲之前，虽然有潘天寿、钱松喦的指画，但他们只是将指墨视为他们的部分艺术风格，而缺乏传播与推动的目的。即使是在指画创始人高其佩所在的清代也是如此，且清代之后指墨已濒临失传。但是，与前者不同的是，父亲接续了指画艺术香火后，即以传承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己任，以指画狂人自居，倾其毕生精力为中国手指画的弘扬而奔走呼号、布道传艺，直至殚精竭虑。父亲的一生为人师表、淡泊明志，究竟有多少弟子，恐怕很难说得清楚。然而，当代中国指画艺术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与普及，以及现今海峡两岸指画艺术的交流，却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。在友人眼里，父亲有着像梵高一般为艺术献身的从容，有着扎实的中西绘画功力及良好的艺术修养，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走兽、鱼虫无所不精，书法、金石均有涉足。尤其是父亲对中国手指画的一系列独到精辟的理论，以及现存可考的作品，必将对



月周刊 第442期